

□ 12  
1326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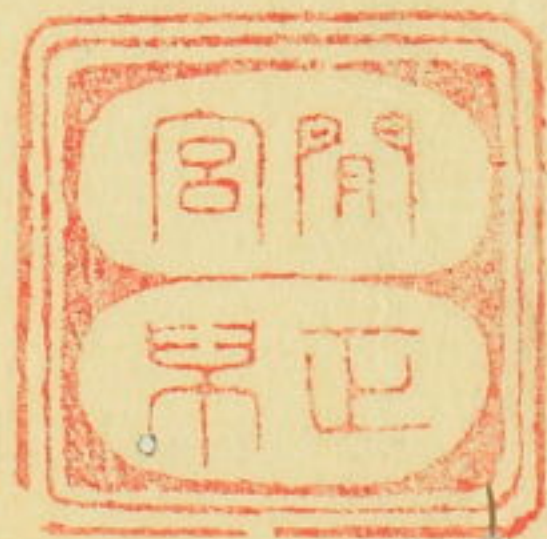
論語大全

卷之十

先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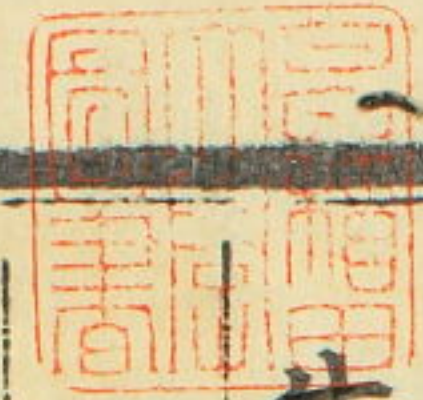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厚齋馮氏曰。此篇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聲者四。而其一直接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後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朱子曰禮樂只是箇禮樂用得多威儀後人便成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今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遠說宗廟朝廷以不好底聲音皆是禮樂也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向末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

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是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文也此是厭周末之文即先進之質而欲從周盛時之文也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朱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  
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弟子之言者  
審也而不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於此可見則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  
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問德行之不知行  
固可以備若他人固體道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四科  
信事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  
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材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  
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峯  
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峯

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如長於  
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  
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  
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  
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領上做大綱領○程子曰四科  
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  
道而不與稱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  
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  
為指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  
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時尚不止此十人也從新  
陳氏曰魯子哲之於聖人時尚不止此十人也從新  
在胡氏曰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  
即孟子所謂有遠而孟子所謂有遠而孟子所謂有遠而  
化之者集註所謂有遠而孟子所謂有遠而孟子所謂有遠而  
能發門人之孟子所謂有遠而孟子所謂有遠而孟子所謂有遠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

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無所疑問釋非故夫子云然

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

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顏豈有待於學

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顏豈有待於學

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發其精微若子夏之

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

莫不於顏子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若夫

子固無待於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

情皆無所

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

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吳

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

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

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

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

知也○按韓詩外傳閔子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

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

以蘆花衣子騫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

今論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

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

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

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

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註



謹當  
慎下同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  
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字單之語友之實可  
見問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  
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  
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忝丁反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形家語蓋深

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

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朱子曰南容三

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

謹於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

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聲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

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雙峯饒氏曰表與裏

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

裁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

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

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一

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繇少。黠。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

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為夫子之

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予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每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

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胡氏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

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

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駟音。駟。參而賻之。駟。馮曰。駟。賻。助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

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扶。又

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諸市

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弔。與鬻同於市。○且為去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强。強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

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平聲。君子之

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

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駟。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駟。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駟。以賻舊館



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樽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

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

雖死而不死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

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子良可悲矣○洪氏曰孔

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子向死故也○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勉齋黃氏

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

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子之嘆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貧而厚葬

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室陳氏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

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

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與



財不可以為  
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樽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在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

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樽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止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

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新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其得夫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五年，

嬖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

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與殺從之，殺豚也。

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

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

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

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

吾始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

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

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

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鯀敵子

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而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

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朱子曰：然者，未

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

問由之死，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

而可以仕之時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以。子路為人，麤於精

微，處多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何

以為迂，不可見也。不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

而為之，而不可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

子路死之，君不可謂之不得其死乎？若比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

不善不幾於不可謂之不得其死乎？若比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

求類固不可謂之不得其死乎？若比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

論語

上



死得其所。雖不幸申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

○魯人為長府

長府。截聲。去。截。如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龍。安。石。字。介。曰。改作。勞民傷財。在

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

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

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音扶。言不妄發。發必當。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

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閔。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

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

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

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

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

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

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

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其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

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到乎正大高明之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

也。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牆之外

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

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

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裂共敵。及程子謂其達

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

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

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

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

室。是善人未學而不

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聲為苟難。行不貴苟難。故常過中。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峯饒氏曰：觀

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君子文陳文

篤信聖人之規。模狹隘。謹守之。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

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者與之不可者。拒之

樣。子張常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如多聞。闢多見

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闢多見

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

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

他。便把來蓋去。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

小人。儒者。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

晚。幸進德。雖不可。然終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顯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於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

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

矣季氏以諸侯之鄉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

何以得此舟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

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

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慶源



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范氏曰。舟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身脩德。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找不趁。如云。可使足。民而不自知。他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此。又援不出。一向從其惡。○問舟求學於夫子。舟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舟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任之。有士。唯不能仕。則已。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貞

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曰。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富而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舟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殖之。由公室益。以衰。弱。不能正。而又順其罪。為私。門益以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李氏。以附諸侯。則非義。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諸侯。則非義。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舟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孫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公。十公之法。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公。十之。非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論。而使舟有止。

命吾其主之長二



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非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辨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辭費宰之初歟。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備愚者。知聲不足而厚有餘。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聲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賢偏齒笑也避難去而行不徑不竇。

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

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崩贖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

厚底人未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子曰。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得道理。故曰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

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

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

其學也。確反克角。所以能深造反。到乎道也。朱子曰。曾子

是他不肯放過。道是推得到透徹。子方住。不似別人只

畧守。鈍底。推得到畧曉。得處。使說道理。止此。便不深求。



以透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  
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  
已○若是魯鈍者却守其心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  
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  
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  
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感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  
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運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  
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  
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  
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  
也深

師也辟反婢亦

辟便聲平反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

由也嘑反五日

嘑粗俗也傳去聲稱嘑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嘑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  
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嘑則氣俗此皆  
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克也○  
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嘑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  
所以欲四子克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  
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嘑者粗俗若夫  
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不實下直  
三子已爭事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直  
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箒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耶  
○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使辟則遺其  
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  
修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  
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  
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  
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  
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吳氏曰此章  
之首脫子曰二字是甚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



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屢空數朔至空

匱也不以貧窶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

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

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貧者而安貧者皆以

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

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

是屢而有間是頗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

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

室陳氏曰簞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樂天

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

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

轉貨皆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億意度音也言

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道新安陳氏曰貨殖是

其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

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程子曰貨殖

計較便是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

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

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

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

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不幸而中者多矣。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和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君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

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與與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雖言欲其以此自厲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己。是進信一步。而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說善人矣。而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

說善人矣。而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



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自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張氏曰。不能入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至。為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與。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平色莊者。乎。與如。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程子曰。論篤。言指論字。貌指色字。言指論字。貌指色字。言指論字。貌指色字。

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也。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或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時亦未必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謂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執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死。汝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敢

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音恭子曰：民

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報賜，以力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入之道也。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



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雙峯饒氏曰。孔子所以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即夫子不幸而遇難。聲去。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孔子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三。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可。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

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遠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雖曰未達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問。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為重也。○大室何敢死。則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為重也。○大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聞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

○李自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曰。慶源輔氏



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嫌。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

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

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

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

苟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

而混乎其中者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孰矣。

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不可奪之

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

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



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也。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也。故也。若季氏放泰山，伐顓臾，而不敢救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與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子之事君，是也。故孔子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曰：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聖人，也是曰：冉求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身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了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

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習蹉跎，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繆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逐昭公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從，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未為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為季氏子孫憂，於季氏之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君臣之義，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論語集注卷之三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

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

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

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斥其非

而特惡其佞也。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意本不○范氏曰：古者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橋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

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

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

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

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

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



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  
不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  
此以自解耳。故夫子本意未及此。但夫子之言而  
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教。曾子數五典，與成周鄉官  
則既自有書，脩己謂不人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易妄作  
而無忌憚，使其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  
未克而遠，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  
故夫子有賊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  
實於讀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  
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  
功，其甚至於廢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  
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  
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反才

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

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

為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

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所以教也。如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

乘去聲 饑音機 饑音僅 必二反 下同 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

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

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聲矣。哂微笑也。厚齋馮氏

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

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致富。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

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後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教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是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

所能。辨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路使民非

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

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若毅然

欲從事於禮樂。則是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形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形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見曰會。發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逆。



而為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如傳曰有事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聘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時分來終歲以徧焉聘曰問殷規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規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聘焉五服朝在周禮所謂殷即衆也規即見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端朝曰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此章端章甫是已鄭云端取其正深衣是已若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玄端年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也相替君之禮者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替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

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難掩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

吳兄問曾子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可為吳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



根大本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

語類

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詔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詔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謙而子華又謙於冉有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

參皆侍孔子冉有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希間聲歆也作起也必以孔子十餘歲各居子路之次



撰具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初底氣象。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音。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衣。至浴盥音濯也。今上巳被禘除是也。浴之時。則衣無絮也。浴盥音濯也。今上巳被禘除是也。浴之時。則衣無絮也。漢志三月上巳。被禘除官民。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翱。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取為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音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扶音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少欠缺。新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出。有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容如此。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鐙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

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記者。亦不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體用兼備。自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子之事。而能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其日用之常。初無舍聲已為聲人之意。胡氏曰。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被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自即所可為也。勿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洛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反形旬於言外。新安陳氏曰。



物字○集註細分之二。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  
其言外之妙。趣不可尋。常解書訓。話體貼之。例求氏  
以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點會之可也。○慶源輔氏  
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  
作意之為。便見得會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  
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三次。悠然下數  
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則然後  
見得如此。平實。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  
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  
焉。蓋亦有以識此矣。是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  
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  
○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  
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夫  
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  
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以存。又未嘗少  
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

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  
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  
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  
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  
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  
內外之間哉。程子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  
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  
近之。然乎。曰。所謂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  
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  
一息之停。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  
處處都是。靜語默。莫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  
密道。理動靜語默。莫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  
道。思人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  
意。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  
來。山川流峙。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



以貴乎格物者是非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安事點見得  
到蓋事不著這物處便有其私意來自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  
湊合不當閑事會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  
見得隨處發見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  
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  
末固有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  
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  
此所謂大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錢樣小事也做得  
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  
意自然見得他做堯舜事業處不如此始得若見得此  
形容者故雖無疑心不累事其宵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  
少出天地育萬物之將終身於此者而曾點見他工夫只是天  
位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資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也管聽他恁地今日  
也所以夫子要歸明曰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

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  
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  
一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  
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  
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有三子之事  
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  
業又有曾點之意曾點雖見大意蓋三子却就事上工夫三  
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之脫灑意思○新安陳氏曰曾  
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  
按三子所言不及三子所行之實而三子所言者理趣其志  
高而大點所不及三子所行之實而三子所言者理趣其志  
以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點超然於  
見處之高始為無弊不然解不流於狂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論語集注

卷之



遜當  
作讓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之夫音扶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文者，言禮則理在。

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

答無貶。悲檢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

### 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

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

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

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

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弊。又曰：孔子與點

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

特行，蓋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問曾點言志如何是

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

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

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不掩焉。

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在士其行不掩焉。



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會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會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會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則流亦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流用力於源，則流亦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在者也。○潛室陳氏曰：凡在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不入聖人之室。子路與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會點氣象？朱子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綠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此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是事也。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亦不循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問爲國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之勝，自以爲當。敗壞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間，暇平和也。曰：是○到爲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會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



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又曰三子皆

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

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

其得非謂夫子真不許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

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

洛音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

嘆曰吾與點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

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又曰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他見得到這箇大意思

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

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

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

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往去一貫之

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

全備一是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

其父而在其子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

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資稟高則

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

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

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

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得者亦無在點之獨得

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

厚沈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

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曾而其學則近於

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

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

養乎德性而不可不有察乎實事夫是以精粗不遺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

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沈



潛淳實中正之德有不足趨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  
小見識有餘而行之不足趨焉則見正而行則盡此所以不  
論之乎回參之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  
之末而曾中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  
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